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九・子部・儒家類

學規類編二十七卷（卷十三至卷二十七）〔清〕張伯行撰……………一

信陽子卓錄八卷補遺二卷〔清〕張鵬翮撰……………一二一

萬世玉衡錄四卷〔清〕蔣伊撰……………一九九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卷一至卷十三）〔清〕應揭謙撰……………三六九

241/8/09

學規類編二

〔清〕張伯行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
刻正誼堂全書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一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閩縣陳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福清薛士璣

全校

侯官張文晃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妄動田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正誼堂

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闊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泊其本宜矯輕警情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思生於所忽

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正誼堂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閒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

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息 古人譬史誦詩之類是
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
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
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
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
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
格物卽心格也克治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
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
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學規類編 卷之三 正誼堂

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
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
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
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
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
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
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來
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閃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
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
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
學規類編 卷之三 正誼堂

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卻寬持其志語雖小卻緊只持其
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
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
在提一物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
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
是存心之法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
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
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
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
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

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箇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情若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因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昧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五

正誼堂

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統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閒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

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匪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閒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六

正誼堂

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

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
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
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願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
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
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
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
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處分
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
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閒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七 正誼堂

在人互古今而不浪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
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
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
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
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
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關蔽縱一時按伏得下
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
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
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

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
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且晝枯亡又
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
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
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思他頑然不
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
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三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
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八 正誼堂

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
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
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
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
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
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
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
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
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
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己以存心養性為極
枯不喪德殞身而己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遠人
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
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點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
之一端 見枯槁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
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
心狹而暗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
心作悔蓋常費在心作悔則心體為所累而不能舒泰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九 正誼堂

也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
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
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
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
失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有
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一念之差心即放縱覺
其差而心即正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
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
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胡敬齋曰日用閒事當敬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

省察只徇己之病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
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
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發夜氣之
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有則氣清
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
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學規類編 卷之十三 九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際則誠龍齋校
閩縣林星屏礪臣分校
侯官郭欽銘誠人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古田楊振綱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翁葉峻 全校
漳浦蔡世遠

候官廖鳳麟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始於

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

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

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一 正誼堂

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 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

謂誠也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

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窮富不可爲

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

之效也 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

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

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須

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

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

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

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

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

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

養心之助 答吳晦叔書曰夫汎論知行之理而就一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二 正誼堂

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

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然合

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

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

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 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

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

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 蓋古人之教自其孩

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

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

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 此小學之事知

者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

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

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以及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詎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主 正誼堂

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

精微自無二致也 答程九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則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卒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間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操有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四 正誼堂

南軒張氏曰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麤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常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五

正誼堂

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日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爲狂況下此者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日知而日精不日行而日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

意識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麤淺深之別耳目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薛文清曰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六

正誼堂

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若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則無以有諸己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
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
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
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
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
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
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
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有人爲學者
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
知爲何物也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七

正誼堂

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
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膳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
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羅整庵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
知能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
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
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
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
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親切如此而

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會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
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
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
一語便要硬說心卽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
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
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
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八

正誼堂

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
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
第成一場閒說話耳果何益哉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
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
則有以知天命之一矣誠知天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
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
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
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

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法蓄意

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

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

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陳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

之然後鳴鏗司鏗器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

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

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骨髓流出非從領頰拾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九 正誼堂

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

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

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

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

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

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

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

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煎

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薛文清曰謹言是為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

知道則言自簡以非道不敢言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

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

寐亦安 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

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德進則言自簡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

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

而無妄發之失矣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

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與人言宜和氣從

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十 正誼堂

志亦為動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

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不謀諸己

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閒此等最多人

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大小也謹之

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

最害道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

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

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與居

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羅整庵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閎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直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脫不出者卻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義理愈窮究竟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言也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同治五年夏月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林齊璠逢甫分校

閩縣鄭 甸禹折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

閩清鄭 鄰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海澄鄭亦鄒

古田施松齡

全校

莆田卓如松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五

正誼堂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問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憚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

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
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
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
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
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問格物是外
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
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遍
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五 正誼堂

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富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
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
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
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
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鑄石來換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
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
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大鼎錢陷阱之不可蹈人皆

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錢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
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錢陷阱也而
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
不善如蹈鼎錢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
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餘地矣 集覽莊子養生篇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庖丁曰始臣解牛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實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涇知
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瞋
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
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
學規類編 卷之十五 正誼堂

學以記誦斷善以柔賜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
以椎樸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
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
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
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
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致
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
本自無不足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
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